閭里誌

藝文誌

十一

ル 5
1635
5

藝文誌二

祭文

唐乾封元年遣司稼正卿扶餘隆致祭文

惟神玉鉤陳貺靈開四時之源金鼎流禎慶傳三十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彼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裒之一言刊典謨定風代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祗配展義雲亭感周禮之尚在悲素王之獨往抒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弁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

之可知。求鑑於年，同比肩而爲友。肆陳菲奠，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倘茀彌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

天寶十年李觀謁告文

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太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向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決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職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

也。遇二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瀆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没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淮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奠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宋大中祥符元年遣清河郡開國公張齊賢致祭文

曰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illegible]于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

達精誠昭薦盛禾蠲用遵典禮

天聖八年四十四代孫勗率次代孫道輔祭文 惟王德體

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
横寓爰念蕞軀叨承世譜刻意弱齡服膺遺矩筮仕
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
修脯自鮮銅章建麾金組洊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
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衮華徒瞻首顙既涉郎臺更直
帝宇覗荷隆構必寧丹府紹慶門閾授之道輔主上親
續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著召備諫垣日親
殿廡操履且嚴發揮有覩上賛皇猷下斡父蠱忠孝
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闈布武得請天辰試才
汝滸惟昜抗章再臨單父同別縣墀俱分銅虎輝耀
鴻都歸還故魯林近五衢春融九鳴景物熙熙原田
膴膴式仰威靈奚當鼓舞集是慶榮盖承訓詁乃竭
精誠用潔罍觴虔祭吉辰丕昭多祐惕之中心弗窮
覼縷

景祐二年四十五代孫道輔祭文 道輔早持邦憲黜典淮城方數月間

遷守徐域大君之恵樂諫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
直道不蠹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
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孰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
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
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
魯對敭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
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
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
天地之久不出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
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
禮固不假後見斁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曾授之政
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厥誠
惟福流於親益求其齡

嘉祐六年遣兗州通判田洵致祭文 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崇數 罕先

厥雅道大臨千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兩宇惟煥遐瞻境域逖迥門屏奮于飛梁之縱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擕策消戾敢議形容表申崇奉仰惟降格遅冀鑒觀

翰林學士蘇軾祭告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鈎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聾者可以使聞然以駭視瞶者可以使袪耳以彝鸞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離光煒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湄湄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衲在庭

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于克誠

崇寧四年遣官致祭文　曰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

【金】大定二十二年遣兗州節度使孫康致祭文　國家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禧

【元】至大元年遣集賢學士王德淵祭文　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若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

至大四年遣國子祭酒劉賡祭文　天以神器畀付朕躬爰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修禮類偏于群神仰惟聖神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顯爰命儒臣恭詣闕里脩茲儀物牲用

太牢昭薦[illegible]尚祈鑒格

延祐五年遣說書王存義祭文 惟王天縱至教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毖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

六年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劉文祭文 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

至元五年遣監察御史孔思立祭文 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帛式陳明薦

至正二年遣集賢學士郭孝基祭文 惟王宗生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晝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鍾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敬助相禮之錢繒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二十一年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祭文 粤自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稚尚斯文屢嘗遣使禋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鴟張梗我王化暨及五稔祀享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曾邦戾止遐瞻墻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敢申昭薦

皇明洪武元年

欽頒春秋二丁[illegible]祭文 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

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宣德元年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致祭文 仰惟先師丕
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予嗣位之初
謹用祭告求資聖化翼我治平

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講呂節致祭文 仰惟先師丕
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
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

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文 惟先師以天
縱之聖為文
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
嗣位之初景仰惟深特申祭告求資聖化翊我皇猷

成化八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祭文 天地至大
也然西北
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
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

高岬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
然猶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
而無窮至明而無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
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
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
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
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
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
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
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
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于天
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
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
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于中外我　朝因之有加
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
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脈也
榮自有識聞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

竊天未能[illegible]萬山然未足以叨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臣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
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事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九年五十八代孫瑎廣東僉事胡榮祭文　惟吾夫子體道設教

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素行可妻復詩謹言者斯擇之爲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迨我
皇上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婿絲蘿托好席蔭良多邇者同膺寵擢公恂位輔青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璽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實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尚冀相協陰誘予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　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昭格

十一年山東提學僉事畢瑜祭文　於戲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主之

瑜奉　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當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治爲教瑜不德無以塞明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

十三年遣翰林院學士王獻祭文　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

二儀敎法昭示萬世綱懐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羣議與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焉副尊師重道之本意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

十四年工部管泉主事徐源祭文 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遊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遊聖人之鄉雖曰孰仰乎學宮之廟貌曷若躬覲乎闕里之門墻爝燼固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式陳明薦

十五年吏部尚書錢溥祭文 於惟宜聖德配天地媲參贊于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而一揆此其所以如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明集群聖之大成而賢於堯舜者也溥佩

服聖敎歷

天朝勅賜歸老敬趨闕里以陳泂酌以告厥成

十七年五十八代孫鄒縣儒學訓導公易祭文 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綿長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扈從僑寓衢邦去曾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敎鄒庠得瞻林廟曷表束腸謹備牲醴承筐是將聖祖在上冀祐洋洋

弘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祭文 仰惟先師不世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求資聖化翊我治平

十二年闕里廟災遣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致祭文

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弔肆維統緒承傳在予修復舊規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其歆

十六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祭文 惟此闕廟近燬於災殆天厭斁

大道何虧奉命重修群材悉庀衆手紛作以堅搆締梁木既起樓桷飛甍宮墻數仞美奂美輪巍巍嵬嵬素王功高堯舜植我綱常廟貌今稱工既告成神靈亦宅祭祀萬年盻蠁斯集

十七年新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告文 惟我先師代天立教

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警予衷爰勑有司命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工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

本年大學士李東陽祭尼山文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會實稟川嶽之精尼

山之麓有洞曰坤靈者實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群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寔吾人所賴以有成者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於上下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

屬重建之舉爲代祀之行蓋統於尊命而不敢以附託爲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千里之程辦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乎幽明著方寸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冀聖靈之如在乎上在乎左右著其幸鑒之庶幾無負於心盟也

正德八年遣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趙璜告文 比歲盜起

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亂既平儀文斯舉聿嚴祀事兼飭有司洒掃汙萊修葺損壞式還舊觀仰慰顧明神尚祈鑒歆永祐邦國

十四年河南按察使陳鳳梧祭文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于魯邦禮樂

昭融奕奕尼山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閒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姚姒道高德厚教化

無窮六經炳燿方中聽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尊
與天無極譬則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
藐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稚已知敬信朝夕在蔭
百拜稽顙如見聖容洋洋在上迺設繪像配以四賢
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慕德夢寐或見
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無怠
幸典文教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後良家有精舍
極其崇祀朝夕展肅傳之世世顧惟聖鄉未遂瞻拜
積此愚悃二十餘載敬趍杏壇沐浴齋莊陟降左右
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乎為水
觀於聖門實難為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尚冀聖靈佑啟小子
不墜其傳深探本始祗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
天壤俱存

十五年兗州府知府羅鳳修完祭器告文 惟闕里寔造化之攸
始廟庭實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肅備曩因流
寇披攘毒延東土致將彝器殘毀有司因循未之修

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謁此隆典實聽平懷迺稽
披載籍發波上之藏錢市群材以從事質以儀譜各
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
以牲醴用申虔告惟王其鑒之

嘉靖元年遣吏部尚書石珤致祭文 惟王以天縱之聖為文教之宗
萬世而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寔有賴焉茲予嗣位之
初景仰惟深特申祭告求資聖化翊我皇猷

九年

世宗皇帝御製安神祭文 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肆
我
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
聖祖崇禮于先師者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寡昧
之人仰遵
祖憲去胡元褻慢之偶像如

祖制崇禮之聖讀稱號核實俎豆究本以尊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illegible]深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命大臣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早開而無負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賴焉惟先師覺之

本年告啟聖公孔氏文

惟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故茲妥奉公位於此以先賢顏氏曾孔氏孟孫氏先儒程珦蔡元定朱松配

十五年後學沈謐祭文

嗚呼聖師道參天地後世蒙其覆載而不知其恩聖師明並日月後世被其照臨而不知其功聖師之文章如星斗江河從心所發後世效之而不知其本聖師之學如精金美玉渾然天成後世習之而不知其真其考當時及門之士號稱傳得其宗者不過顏曾思孟四公而已嗣後寥寥餘二千載雖有英賢特達後先倡明此學賴以不墜亦未見光顯透徹如聖師之精切神明化變無方者也聖師在天之靈能無悄悄不安矣乎近得豪傑君子發危當險深體聖師之心闡揚致知之學恍若聖師復生耳提面命簡易直截後之有志者可以佩服終身免其不著不察之患也矣末學小子幸巡聖師之鄉復沾闕里之化誠千載一時佳期難得徒巡人而不自察見聖而不克由其得罪愈覺大且深矣敢忘愚陋卒業杏壇凡有世情習態消之未盡克之未能者聖師默佑扶翼陰加悔悟免爲聖門棄人此小子日夜惓惓之心死而後已焉者也宮墻拜謁不勝慨嘆無言之教相信之誠盖有脉脉感通之機矣聖師其鑒察之物薄心真其歆格

三十五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鵬祭文

仰惟先聖之道希見羨墻謁先師之[illegible]眷言此邦茲其托洙泗而結壇者舊轍還而棲止[illegible]闕里而聚處者曾恂恂而頡頏

夫子之道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於鄉黨而恍挹其謙光簪纓奕葉贊校芳所謂賢於堯舜者中固不可名而迄今愈顯揚鵬等問俗東造里升堂儀刑雖切瞻遡茫茫舉酒釋奠神其來嘗

三十八年提學副使孝豐吳惟嶽祭文

師道天然莫知所擬得門而入美富在是幼讀師書夢寐闕里迺獲來瞻云胡不喜六經四書師訓炳倬約而言之不越政學四教無隱冀後有覺滔滔皆是今更漓涿學罔為己忠信弗率志穀胝縕始務佔俾聞見未多疑殆自必勇或亂義文皆勝質徒事攻人私是用區有號識者日繁講論索隱何述口給非仁庸德庸言師嘗誨人所求乎子所求乎臣五者達道曾不出家未踐其實願摭其華蔬食飲水樂豈在遐遑遑聲利日思無邪何如從政在帥以正兵食可足無信為病學道愛人禮樂斯競百姓不安何以修敬弟均迺貧有欲迺竊四惡五美倒行决裂使不以時用其云節苛猛於虎兕且結舌君維使臣民欲令聚兇出玉毀伊誰之故枉直攸分在慎舉錯不果不違胡容案以今政學回視春秋未流愈下大道是仇維師振鐸為絕學謀維師泣麟為窮民憂俾見今日殆有甚者席不暇煖每在子貢師靈在天鑒觀於下何時易之還諸大雅小子踽涼攝教東方志欲起衰愧不成章古有問天亦有望洋小子似茲誠在淵芳

隆慶元年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致祭文

追惟先師道兼群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

萬曆元年遣尚寶司丞張孟男致祭文

追惟先師道兼群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昭垂訓迪永祚皇猷

五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藻祭文

於惟先師萬古是瞻道集大成德配昊天六經貽訓堯舜能賢哉心法啟示真傳天憫群蒙長夜綿延俾扶周統二千餘年一字予奪

華袞龍泉秉持擊磬歷聘周旋乃思吾黨成章斐然
時行物生至教昭垂千載道脉歷世敷宣麗天日月
在地山川迄我　昭代精一是式惟金惟玉條理昭
晰微言奧義垂訓作則啟祐斯文遠追古昔以植天
常以立人極剖逈性眞民用無惑直道大行無反無
側咸惟聖訓啟我懿德忝予不敏　簡書是將肅寮
貞度赫奕彝章聆教趨庭佩服周行從山嶽巖巖洒源
湯湯杏林闕里垂世衣裳絃誦盈耳禮樂彬彬僾瞻
在上神爽洋洋一七之俎一豆一觴對越孔嚴陟
獻瑾千古淑艾願言門墻

六年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趙賢祭文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
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東巡乃
幸遊於聖人之鄉至闕里至道嘉言孔彰將必有所以
爲注措之方杏壇故迹瞻戀徬徨無亦惻然念賢以
及桑梓之邦爲之陰佑而默相俾賢慰生平仰止之
私而亦庶幾無玷於宮墻

十二年山東巡撫陸樹德祭文　惟師東周之念夢寐不忘雖千萬世而下
猶想見其皇皇樹德等叨吏茲土何以奉揚尊美屏
惡聖謨洋洋舉直錯枉嘉言孔彰節用而愛救時尤
良彼其爲操戈者則鳴鼓之分張時惟繹思厥有周
行聖明陟降游衍出王祗修禮祀蒲伏恐惶

十八年山東巡按鍾化民祭文　惟師至德難名曰維太極太極生兩儀四
象八卦先師生上下四方萬世生生於一時者王道
備生生於萬世者師道尊化民備員西臺代巡東省
材居下乘志仰高山敢不體生生之心以佐
皇皇之治牲牷既潔醴酒既清敬采溪毛用伸虔祭

附

諭祭衍聖公并夫人文

洪武十四年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衍聖公希學文　曰三綱五常之道始於上古

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墜焉
非先師孔子孰能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
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下不論沒人民無惡聲所
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
希學繼世恪修承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
云及長從於闕襲封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
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一 自此至六十三代衍聖
公俱有諭祭文不備錄

正統元年

皇帝遣行人李春諭祭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文 爾為
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訓
祗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嘗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
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一 自此至
六十三代夫人俱有諭祭文不備錄

奏疏

[漢] 成帝時梅福上封孔子後疏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
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
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
法也後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唐] 咸通十年魯國公請修廟奏狀 右鄆曹濮等州觀
察使孔溫裕奏伏
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
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
魯國故都文宣王廟即素王舊宅與儒之地孕聖之
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
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
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
於肸蠁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
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恐以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

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
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
州縣所需獲遂幽懇竟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
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
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
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裕雖持戎律
宛有家風屬兵革之方殷飾聖門以弘教牆新數仞
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緯有餘裕益見器能
已賜詔嘉奬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宋景德三年王欽若請勅修廟奏狀

京東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尚
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
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
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
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
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
嚴卽典章而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
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修崇久
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混擠捷於縲
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
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
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
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
臣官員等在廟內居止所貴斯文載耀學校彌光克
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
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
牒至准勅故牒

元祐元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奏襲封人不兼他官狀

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翰奏今有嘗見雖干臣本家
之事上繫朝廷典禮臣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
爵一人自西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
奉聖崇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咸以百縑
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封眞宗東封禮畢親詣
儒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名

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盖襲封疏爵本爲奉祀今
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且承襲之人皆取嫡長父死
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祖堂以至
於法度不修庭宇頹敝恬不爲怪魯人傷之欲乞特
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
人兼領他職仍乞別立請俸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
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祭祀敦睦親族上以裨聖
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衰宗家世之幸

本年臣寮請世襲給田奏狀 臣寮上言切以魯中孔子廟貌國之所常敬然
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賙族人襲封雖存未免有事奔
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方朝廷日新盛德推奬名教
仰惟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
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四方知朝廷
尊崇之意而於聖化豈小補哉伏候勅旨奉旨令禮
部太常寺同共詳定聞奏付禮部施行本部看詳前
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優錫田邑然
未嘗明立制度故承賜之禮有時而盛衰國家褒崇

先聖之典隆厚眞宗常賜經史於其家俾兗州擇儒
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越前代今衆祭議
合依所講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
子孫則朝廷崇儒貴道之本意

五年四十六代孫宗翰請增林戶奏狀 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
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
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涂
酒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
澤鄒魯聖師之地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嘗記一
事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
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
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
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
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遂
詔如舊

(元) **王旛請立襲封奏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封以奉祀事會驗國朝宣[illegible]

辰年間欽奉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闕令襲封於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國家尊師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一人爵祿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寔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王惲請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奏狀

伏見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顏孟子孫故往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業聞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合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大德四年閻中奉請加襲封祿秩奏狀

翰林學士閻中奉奏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襲封公侯之爵俱有湌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晉有加各依品秩須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密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蒙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有俸給況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須降宣命獨領虛名未沾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爲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官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封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朝時尊崇聖道之意

皇明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題加禮樂疏

近者臣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等參稱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之舊亦非

聖朝之制臣以爲不然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因所
當因革所當革我
太祖高皇帝正祀典百神封號凡前代所封者盡行革
去惟孔子封號仍存其舊天下郡縣皆有元時三皇
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惟孔子塑像除南
京太學用神主外天下府州縣學元時塑像悉存其
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
所革者爲　聖朝之制而所因者非　聖朝之制乎孔
又謂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所貴乎孔
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爲尊崇之實臣以爲孔子
之道不外乎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
若不能備其禮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既缺
體道之功安在臣今查得唐開元中始封孔子爲文
宣王被衣袞冕樂用宮縣當時袞冕之名通乎上下
天子之袞冕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袞冕九旒九章
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
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
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朝始加孔子冕爲十二旒

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皆冕十二旒衣十二章
聖朝孔子冕服籩豆樂舞悉因元制然而冕服既用天
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
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既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
之靈必所不享夫禮樂之因於前元者既有缺略則
法制之明於　聖朝者當爲釐正若事因循不加釐
正後世君子必見非笑如蒙准言乞　勑內閣大臣
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計議首則正其封
號令無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
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故從前代以來皆用天子
冕服封號既正則冕服與封號相稱而禮不爲僭矣
次則增其器數令無豫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
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既加則佾舞與冕
服相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神靈可
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略之典可以備　聖朝尊
崇之制誠爲便益奉
聖旨是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籩豆增爲十二
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欽此

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題幸學釋奠禮儀疏 近該禮部
手本內開
皇上於今年二月初三日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以臣
爲分獻東哲官榮幸莫大焉竊觀儀注內二段開稱
導引官導 上詣大成殿陛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
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 上至拜位贊就
位百官亦各就拜位西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陛東
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
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
禮同贊搢圭 上搢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 上受
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爵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
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
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
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祭官行禮同導
引官導 上由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
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恐非禮也臣愚以爲分獻官
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於陪祭官之前迎神送神之
上拜分獻官陪祭官俱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
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
言春官之釋奠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故無幣又曰此
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
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
皇上嗣登大寶初幸大學卽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爲
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之禮是
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似爲未安
或以爲舊儀注如此臣以爲舊儀注是當從之或有
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加
蒙准奏乞下臣言于禮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
行事則
聖明幸學釋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傳之于後矣奉
聖旨是尊先師既成化初年有所舉只孔子前加幣用
大牢改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俱照永樂年例行欽
此
九年禮部尚書倪岳覆奏樂舞人數疏 據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先

子之樂該用樂器人數七十二名先師孔子原舊樂
生四十六名用天子之樂該添樂生二十六名等因
到司案呈到部看得禮備樂該全誠爲盛世之典況舞
佾既增樂亦須稱合行太常寺將先師孔子祭祀合
用樂器人數照數增益其樂器如有缺少合行該衙
門置造及通行天下照例施行奉
聖旨是欽此

十二年山東巡撫都御史何鑑題請修廟疏 據兗州府備曲
阜縣申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時雷雨交作
火從宣聖家廟東北角上起延燒家廟五間齋廳五
間東廡二十八間及寢殿七間二世祖孔鯉廟三間
三世祖子思廟三間西廡二十八間大成門五間手
植檜一株
太祖高皇帝詔旨碑文並樓
太宗文皇帝御製碑文并樓遂延燒大成殿十間東便
門六間西便門六間大成殿東小便門三間西小便

門三間寢殿東西兩便門共六間啟聖殿五間毓聖
侯廟三間風消雨止火方救息通計燒毀殿廡等房
一百二十三間緣係修建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題
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禮部尚書徐瓊等題覆行
山東巡撫何鑑親詣估計擇日興工仍行孔氏子孫
痛加修省以回天意奉
聖旨是欽此

十七年山東撫按徐源陳璘會題孔廟落成疏 據提督修
建闕里廟庭僉事黃繡呈蒙委本職接管專一提督
修建依蒙親詣工所督併委官曹州同知魏宗舜等
嚴督匠作人等照依原擬規制間數大成殿九間寢
殿七間俱兩簷大成門家廟啟聖殿金絲詩禮堂各
五間兩廡連廊共一百間啟聖寢殿三十間神廚二十
四間庫房九間碑亭二座衍聖公齋宿房十二間遂
一一修建完備財用有餘物料充足官私竭力工藝盡
巧堅美雄壯視昔有加及照奎文舊閣梁柱細小規

模不稱呈明本院亦已造完七間二簷堅固閎敞堪
以儲蓄經籍再照廟傍原有毓粹觀德二門以通出
入緣逼近廟臺街路短促不稱趨謁今於前門少北
各建東西門一座三間扁曰快覩仰高謁廟入門者
仰觀深遠又前門并二門原止三間今改建大門大
中門各五間與廟宇前後掩映相稱橋梁階級煥然
鼎新杏壇碑額亦加彩繪俱完除將支用銀兩物料
役過夫匠數目另行布政司造冊繳報外今將修完
前項工程呈報到臣臣等親詣闕里看得僉事黃繡
修蓋完整規模壯麗工藝精緻比昔迥異足稱瞻仰
今呈前因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璘議得先師
孔子道冠古今垂憲萬世廟宇之災雖一時之屯厄
恭逢
皇上御極崇儒重道褒德報功鼎新修建起萬世之觀
瞻今工既落成伏乞 御製宸章勒之堅珉以紀一
代成功之盛更 命館閣儒臣捧 勑祭告以妥聖
賢之靈庶道德光輝宣著同天地悠久高明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禮部尚書張昇等覆題本奉

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著欽天監擇日來看欽此

正德七年請城闕里疏

山東撫按題據分巡東兗道
僉事潘珍呈正德七年正月
初七日響馬強賊約有一千餘騎突至曲阜縣將公
廨并四街官民房屋燒燬三百餘間殺傷民人擄掠
婦女當夜到於孔廟駐劄照得宣聖廟在兗府東北
二十里之外地方曠野原無城郭節次流賊往來在
彼作踐所幸廟貌無虞近雖擾有靖海備存操官軍
四百員名看守但賊勢衆大官軍數少賊至則聞風
奔散賊退則在彼偷閑徒爾糜費月糧於事分毫無
益況曲阜縣去廟不滿十里今該縣廳堂并城中居
民房屋又皆被賊燒毀十無一二合無乞 勑該部
議處趁此縣治殘毀之餘廟貌猶存之際將曲阜縣
治移徙廟傍周圍量築城池以備防守如此庶廟貌
縣治俱可以永保無虞矣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戶部尚書孫交等覆題
既經斷議明白合無依其所議將曲阜縣治移就闕

里廟庭一處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准議欽此

嘉靖四年剏建三氏義倉文移 山東巡撫右僉都御史王堯封爲建修義
倉碑記以垂久遠事據曲阜縣申稱依蒙差新泰縣
縣丞王來鳳解到銅錢一十二萬六千文公同知縣
孔承震糴穀六百石見今預備倉寄貯孔氏子孫原
借米易穀三百石在孔廟內寄貯顔氏子孫原借米
易穀一百石在顔廟內寄貯通共一千石又蒙發下
泰安州銀三百兩著落知縣孔承震會同教官李應
春照數糴穀一千石運赴義倉收貯擬合行原委縣
丞王來鳳前去曲阜縣公同知縣孔承震教諭李應
春將前項粟米易換粟穀四百石二項糴買粟穀一
千六百石盤進新建義倉如法囤放毋致腐爛亦不
許別項借支就於聽差餘銀內比照預備倉斗級工
食銀兩僉撥斗級二名看守待後荒年聽孔聖公明
顔博士督令族長査審貧窮宜賑與不能婚喪宜助
者開行本縣具申本院支給照依朱子社倉之法取
息以求積久成多此先聖先賢之後在官司所宜優
恤以盡尊崇之典在聖公與博士及族長各宜自相
救助以安先聖先賢在天之靈不待人勸勉督責而
自當爲者先具査盤進貢數開報仍行守巡官時常
稽査俱毋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五年禮部尚書席書題優免樂舞生疏 該山東兗州府濟寧等州
曲阜等縣南城崇聖等籍仲穩等奏切照臣等充當
聖廟樂舞生身役自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禮
部咨塡內府湯字二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宣
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員內
遴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取到濟寧曲阜等
州縣樂舞生張濤陳慶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
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生熟閒蒙
欽賜寶鈔回還常川在廟應役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

本身優免外供給人丁專一習演樂舞聽候四時
致祭至成化十二年間祭酒周洪謨奏爲增加文廟
禮樂事奉
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增樂舞爲八佾加
籩豆爲十二增添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通行天下
知道欽此弘治九年間又該太常寺卿崔志端奏爲
陳言時政事奉
聖旨是准令添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例優免其間
老故准令各生家下弟姪兒男代替如無相應照例
取補原額之數以備應祭欽此正德六年間各該州
縣里書求索不遂將樂舞生供給人丁革去一槩科
派重差累極未便該樂舞生楊嵩等奏爲懇乞
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
聖旨是准照舊優免欽此欽遵至嘉靖三年遇例審編
均徭里書圖利不遂將冊內樂舞生供給人丁一槩
混派大戶馬頭等項重差見今負累不前臣等因無
供給每遇大祭艱苦萬狀不能應役以致至聖廟庭
四時大祭大成樂章不能全設伏望

皇上垂念累朝頒降盛典乞　勑禮部轉行撫按衙
門將臣等原設供給人丁照舊優免庶不孤
聖朝崇重之盛典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禮部覆奉准照舊將各生戶內供
給人丁雜泛差役照舊例優免仍各給帖執照奉
聖旨是

九年大學士張璁題正祀典疏　切惟先師孔子有功
德于天下與萬世天
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
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
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
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宋眞宗加至聖文
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
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
尼公盖王莽僞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學
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

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
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
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
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
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
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尺寸
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
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
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
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
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
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
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
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
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
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
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
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
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
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
師者曰孔子者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
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
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
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
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
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之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
之以爲狂惑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
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
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
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臣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
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
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爲元玄皇帝尊太公爲武成
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

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尊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之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汚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喩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喩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眞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尊檻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　章服

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祥符間加先聖

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 聖朝之制 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

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
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　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冪全豆十蓋全一國朝成化十二年用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一配享　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五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席子張於魯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

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于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

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以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呉

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倶以廷議不合
而止

一從祀　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經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黜陟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髠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且為經師使循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

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人佞臣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獲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文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于唐故唐始以備經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天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悻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

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尊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

而不死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
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
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寔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
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
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
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
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
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
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
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
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若而知
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
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
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
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
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

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
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
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
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
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
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
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
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
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
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
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
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
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
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
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
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
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晩節一

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闕誠足以衛吾道而不
與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
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
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
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
君親而不恥屈膝普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
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
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一人者皆太學之
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萼
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
易詩傳綱目通鑑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
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
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
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
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
著有成書律呂新書　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
篇昔我
太宗文皇帝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録至於

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
觀其命沉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
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
得之也可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
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
謹詳敏政所奏多正論可采弘治初魯奉旨會議
率爲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皇帝實録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
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
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
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士奇又襲其
非刑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
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數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
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
士奇之以澄歟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指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
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
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

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
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
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横私意乎
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謹按桂萼之議蔡元定宜列祀
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
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
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
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
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
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奏
聖旨孔子祀典未正久關朕心將欲命議覽卿此奏考
論精詳覈實名分崇師尊道足見至意禮部便會同
翰林詹事府春坊并國子監禮科議擬來說查照我
皇祖原定禮并此奏内事宜一體更正隨該禮部覆本
内開會同大學士桂萼翟鑾詹事顧鼎臣等官會議輔
臣張璁所奏正祀典事逐一議擬開坐上請奉
聖旨是這祀典你部裏既會官議擬停當謚號樂舞籩
豆配享從祀都准議行凡神像都作之僞章服委的
起於塑像之瀆有同釋氏夷教所宜亟行屏除不許
奸邪之徒假不忍以加正人之罪依擬國子監責令
祭酒等官各學校責令提學官通行改正以稱朕尊
師重道之意一翰林院編修張衮一本愼祀典以隆
盛德事一編修徐階一本愼祀典以彰盛德事一河
南道掌道事御史黎貫等一本陳愚忠以裨典禮事
一又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一本獻末議以裨祀
典事俱辯論張璁本孔子不當去王號禮樂不當減
數等議奏
聖旨朕因這廝每逆論非諸道已作諭着禄示他每對
來禮部知道

本年行人司司正薛侃奏重文廟正祀典以敦化理
疏竊惟孔子之道垂範百王故文廟極尊崇之典而
曲阜又闕里之地臣奉使魯藩目擊其弊故考祀
典謹陳七事伏惟一俯賜採納施行

一議置驛
曲阜縣闕里孔林所在天下臣工行過交額之客詣而問之咸曰曲阜十六里耳半爲孔氏以免其役則是以八里之地而當天下之士夫奈何不困弊而弗堪乎議者謂曲阜尚有二夫二馬十五驢出站他縣驛之差可以取回或行撫按官員從長議處協濟務使士夫得展其誠邑民不受其累則先師之靈慰而尊崇之意盡矣

一議正門
文廟前築高墻但從旁門出入問其故爲大門中開則過者未免下馬故築塞以便之夫便士夫之輿馬而塞文廟之正門其可乎哉臣愚以爲闕里非他郡邑比請亟行改正爲宜

一議從祀
兩廡禮皆左右列坐惟兗州府有北面朝坐者臣竊見國子監東廡自劉向而下西廡自孔安國而下各十六人亦皆北面朝坐則此禮之失不但一處爲然矣一門之內擧目相矚從祀者安之乎孔子安之乎請遍行釐正自國子監始

一議罷祀
從祀如公伯寮家語不載必非弟子又愬子路於季孫以阻斯道之行是聖門之賊也及秦冉顏何皆不見家語均去之可也如漢馬融自設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如融不行罷祀害道傷教甚矣

一議配享
顏曾思孟配享於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堂下揆之人情大非所安愚請於大成殿之東東廡之上別爲一室以祀三子之父庶幾兩爲所宜而不失理一分殊之義矣

一議陸九淵
宋儒陸九淵生而淸明學術純正自孟子沒而心學晦至宋周敦頤程灝追尋其緒九淵繼之心學復明今諸子皆已從祀而九淵獨未從祀蓋以蚤嵗嘗與朱熹論說不合故其徒擠之爲禪如九淵者乞賜贈從祀

一議陳憲章翰林院檢討陳憲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啟聖賢之局鑰伏乞將憲章賜謚從祀以彰我　皇明之盛舉
聖旨這本所言禮部便照前旨一併會議更正本朝儒臣待公論定後再議

十二年禮部題爲議　幸學以興教化以全文治疏

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聖駕臨幸太學釋奠先師所有孔顏孟三氏子孫例該行取赴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行禮照得衍聖公　孔聞韶及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孟公肇合無本部差官馳驛前去行取及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仍照例一同馳驛前來供事奉
聖旨是一每幸學俱有欽取文不備錄

三十一年衍聖公貞幹奏討祭葬疏臣妻張氏已蒙授封夫人近於
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家病故竊念臣草茅賤士仰承先蔭世受
國恩感戴鴻慈慚無補報仰惟
皇上至仁如天澤及槁骨臣祖父及祖母前母李氏病故俱蒙
累朝卹典之體遣官諭祭塋葬臣妻病故伏望
皇上一示同仁　勑下禮部查例奏請准賜祭葬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本部查有前例與祭二壇翰林院撰文仍照例差行人一員前去致祭及行工部照例差官造墳塋葬等因題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葬欽此欽遵　每代俱有奏本文不備錄

萬曆元年山東撫按會題復世職疏先是隆慶四年該廣西道御史
趙可懷奏革曲阜世職理民事止許管林廟事務其該縣事令本府清軍同知監劄曲阜管理縣事奉有

成命甫及三年因事體不便至本年巡撫傅　巡按吳
會題為酌議世官以慰民心以全　國典事奏復曲
阜縣世職知縣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尚書楊　議得曲阜世職知縣
乃　國家優崇先聖之典止當慎擇其人不當併棄
其法既經撫按會題相應通行議擬合候
命下備行山東撫按官行提學道將三氏學孔姓生員
揀取六名考取四名送撫按覆考二名送部考選二
人授以曲阜知縣照舊管理民事如果政有成績聽
撫按官奏薦三年一體陞用如果廢職殃民不時糾劾罷
黜其本府清軍同知回府專管清軍奉
聖旨是

四年山東撫按會題世職朝覲疏　巡撫李　巡按麻

會題為遵例朝
覲以一法紀以勵職守事看得曲阜知縣舊係孔氏世
職不與黜陟以故不在應朝之列然官守因是敗壞
而縣治幾廢惟其無所懲勸之故耳邇幸
聖明允吏部之議行令前撫按官暨提學道遴選孔族
生員之才者得孔弘復始授之任而又欲嚴其治行
嚴其黜陟如流官事例盖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
治之意以故弘復上畏　國法下守家學日以奉公
修職潔己愛民為事以是曲阜之民莫不傾心愛戴
稱頌其賢而逃移遂多復業賦稅悉完是誠無忝于
先師之裔而允副良牧之選者也除俟任久政成兩
院奏薦陞用外所據乞要遵例入　覲一節司府僉
議咸謂其宜者盖以本官既應在黜陟之列縣治又
設有佐貳之官則述職大典誠不容以獨廢相應題
請以便遵守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議覆行令依期
應　朝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吏部尚書張　議得知縣孔弘復職
司牧民既在黜陟之例述職大典自難獨異所據撫
按官具題前因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行令知縣孔
弘復查照各縣正官朝　覲事例依期應　朝聽考
察以後永為遵守施行奉
聖旨是

漢 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蹔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黙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繋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

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兎驊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愼取士必須效試乞令銜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釆臣等受罔欺之罪

唐 太子弘請豎修廟碑表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魯躅歌鳳遥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絶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德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迴鑾駐蹕式監唐禹之姿闕纁凝旒載想温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遺修營襃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覩前聞文昔歲承恩齒冑膠塾歷觀軒屏具列門徒想仁孝於顔曾彌深景慕採風猷於竹帛冀啟顓蒙所以敢輕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臣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模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琰莫題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頹祖述勳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勲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輝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夷兵無致發山東豐稔時踰常歲況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常規言慙通理塵瀆聽覽追增竦戰奉勅旨依請

元 任氏辯正孔瀆表

臣妾任氏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濁以爲清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乞臣妾之子孔

湞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耳孫五十二代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稚齒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繼髯彛遺印在焉耳雖云庶出寔係長房爲經版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鬩議詞訟無休吾道於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涕泣無從但以名隷寡妻身當北族抱闔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瀰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衞之寃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煌煌照被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寔係生民之望千七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賢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肅定之秋適屬士論回公之日伏惟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絶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螻蟻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慄之至匍匐待死闕下泣血奏表以聞

皇明

景泰二年襲封衍聖公彥縉謝賜三臺銀印玉帶一品金織衣表

伏以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鑒悅寔族增光

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屢於魯東大學爲昭代之賢關旣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鈒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韓韡而先之以鳥紗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啻菁茅之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特甫露之霑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繕

質本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封
象賢深愧於前人崇德欣逢於 盛世頌揚莫旣感
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皇圖於悠久

成化元年衍聖公弘緒謝修廟表

伏以文教誕敷離照普臨於海宇儒
宗大慶鼎新復見於宮墻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
私幸光覃鄒魯遠洒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備中和志兼讓烈乾剛獨運闢四門以廣
忠言渙號孔揚奉兩宮以隆孝治登延耆俊屏斥異
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卻貢獻之私而恢邦計加
崇釋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御經筵究刪述六經之
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治元初紀之年載念
先皇舉斯盛典屢勤大吏督被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
發役人以充輸作禮庭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
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歲時增俎豆之輝文星遠

應乎壁奎化雨再沾乎洙泗總賴乾坤之力致茲輪
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
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
舉已被鴻恩瞻嵩嶽以祝蕃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
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于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
道之長於萬世

十三年衍聖公弘泰謝加樂舞籩豆表

伏以六
皇朝稽古右文隆海寓升平之治
聖主尊師重道增朝廷祀享之儀 詔旨播傳儒林欣
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日御經筵默契乎易書
詩禮春秋之奧天付神器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
傳治已臻而猶若未臻道已至而猶若未至緬懷先
師之功烈詔同享帝之儀文 綸音渙發于彤庭
告先文廟香幣遠頒于闕里耀映魯林濯濯太牢尊
禮寔是符于漢祖煌煌 御製褒揚遠邁于唐宗服袞
冕而用宮縣夫子容儀如在加籩豆而增佾舞

聖朝禮樂維新玉振金聲儼冠裳之肅肅神歡人悅降臨
福祿之穰穰亘古莫加于今爲盛臣弘泰叨承
明命主祀祖庭仰瞻天使之賁臨光延遺胤恭率宗族
人而趨謝端拜嚴宸伏願允執厥中益究帝王之
學協于克一聿臻理道之純得天命得人心表四方
而建極如岡陵如山阜祝　萬壽以齊天

弘治十七年衍聖公聞韶謝重建廟表

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
事有曠百世而始建是盖政關治體爵本民彝允在
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賸澤沾被子孫其視愃情
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
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鬱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
皇帝陛下天啟　聖衷道符先撥顧宮墻之舊地寔海
宇之具瞻爰　勑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
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
然既不替乎前規復恢張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
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
奎章睿藻降自重霄名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

幣備郡邑之粢儀特遣重臣遠稱殷禮丕冠異集宅
里增輝臣聞韶甫襲嘗封方嬰服制念　君命重於
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拜　天顏而敢後
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學緝熙儒風丕
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
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言

嘉靖三十五年衍聖公尚賢襲封謝表

伏以道重眞儒懋錫袞章
之典賞延奕世載叨　綸綍之榮殊恩光被于私門
崇報聿隆於曠代簪紳共慶俎豆生輝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紹百王而撫運日新玄德綏五福
以康民闡洙泗之微言箴垂敬一懋唐虞之盛治極
建中和追六經刪述之功隆萬世師崇之典憲章祖
述念臣祖以何裨崇德象賢荷
聖恩之薦及丹書煌耀竊慚纘服之能赤組清華深
抱循墻之懼臣敢不勉承祖武用副　國恩學禮學
詩祗服趨庭之訓惟忠惟孝永輸報
主之忱伏願戩穀延禧緝熙凝命得其名得其壽萬年

覃文教以申麻作之君作之師四海沐寵綏而篤祐
臣尚賢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一以前襲封
俱有謝表文不備録

萬曆四年

今上皇帝幸學釋奠先師

欽取三氏子孫陪祀觀禮衍聖公尚賢等謝表

伏以
聖人作而物覩萬方荷德教之敷師禮崇而道尊千載
廣文明之會盛典式彰
帝治洪恩普逮于儒宗觀 國有光承家何幸恭惟
皇帝陛下神聖當天聰明首物咨師臣而闡德涵百王
道法之精御講幄以横經總六籍圖書之秘功兼述
作治邁古今茲當風清俗美之時益懋稽古右文之
化爰循故典載舉鴻儀 躬萬乘以臨雍偉矣壯宮
墻之勝儼再拜而釋奠賁然增俎豆之輝禮既備乎
尊崇澤復流于苗裔駿奔而子孫咸在辟雍 召而顏
孟是偕講易講書冠帶預橋門之聽 賜茶賜坐絲
綸承黼座之溫振代偉觀一時盛事臣等箕裘粗紹
詩禮未聞荷
列聖之表章絃歌在魯奉
九重之新命祼將于京幸陪入廟之咨詢敢替循墻之
俯僂伏願 緝熙聖學丕振儒風作君作師篤祐寵
綏于萬世同文同軌聲名覃被于八荒一以前欽取
俱有謝表文不備録

頌賛

春秋　魯人孔子誦二章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誦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大成又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恵我無私

漢　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　曹植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華華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遁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内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　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遅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用世乃養門徒廣延後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矣三代

風馳雲邁

皇明

聖駕幸辟雍頌　孔公恂撰

天開

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彌昌
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國家
俾熾而昌全以所統付之我
皇我皇御極淸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夷西戎
南荒北漠曾不踰年式歌且樂
皇不以庸承以謙沖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教稟
此臨雍乃命太常毛炰牛羊鉶羹太胾有苾其芳乃
命館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繹循循龍旂陽陽和
鸞雍雍我
皇戾止顒顒卬卬斯容玉帛煌煌鼓鍾鏘鏘我
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
皇於穆載宣經理猗歟休哉地闢天開神人歡悅前古
莫借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辟雍辟水
洋洋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再拜稽首敢作
頌辭于以祈殲于以祝釐祚我
皇明如日方升我
皇攸寧百千萬齡

漢

索隱述贊

孔子之先纂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鄹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
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
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魏

侍中王粲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
聞政誰能不怠串茲約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名書
金鼎祚及後聖

晉

陸機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
言觀蒼昊淸歌先誠丹書有造

叟先

湛方生孔子贊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
闡化繫象表□洙泗發揮中葉
道映周季

唐 睿宗御製孔子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
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
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 太祖御製孔子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
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
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
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
茂賞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
彌彰

廷臣分撰弟子贊

顔回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奥用行
舍藏與聖同道封從丁辰益茲榮號

閔損 子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
間言道亦希聖公衮增封均乃天慶

以上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

冉耕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顔閔差肩天封
展禮公衮褒賢生則命寡歿而道宣

冉雍 不佞之仁且體之賢登彼高奥用之山川代逢
偃革禮畢升禋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以上禮部尚書王欽若二首

宰予 偘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奥名揚鄒魯再期
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端木賜 賜之望回獨云知一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
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時追肆類

以上尚書左丞馮拯二首

冉求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治民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以上尚書左丞陳堯叟一首

仲由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勤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言偃 魯堂登科，覩奧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卜商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以上工部侍郎趙安仁二首

曾參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爵飾贈，永耀青編。

顓孫師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人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以上尚書左僕射張齊賢二首

澹臺滅明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璧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宓不齊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以上戶部尚書溫仲舒二首

原憲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芬尤盛。

公冶長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以上行尚書右丞向敏中二首

南宮縚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孫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胙壤隹藩。

公晳哀 賢哉季次，履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祉疏榮。

以上刑部尚書寇準二首

魯點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舞雩詠歌道義遇我慶成錫爵進位

以上給事中丁謂二首

顏無繇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貧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商瞿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暉映

高柴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愼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己考古襃崇於斯爲美

以上翰林學士晁迥二首

漆雕開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以上翰林學士李宗諤一首

司馬耕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虛德實歸貌思旁訊遑難迷邦矣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樊須　學優乃仕齒于家陪戒車爲右誓衆靡靡回質窺辯問仁智既該達侯追榮垂裕方來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億二首

公西赤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以上行御史中丞王嗣宗一首

巫馬施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庶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陳亢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士

以上吏部侍郎趙昌言二首

梁鱣　玄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傳纔侯封錫寵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　增封雲嶺詔蹕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抱德音不忘横亘千古凜風載揚

以上戸部員外郎周起二首

冉孺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奥斯窺。惟帝
登賢、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冉季　冉子挺生、鍾是純粋。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
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以上戸部郎中李維二首

伯虔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運偶
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公孫龍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荊衡、從師鄒魯。今
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以上比部員外郎王曾二首

漆雕哆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
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顔高　魯國諸生、顔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
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斯行。

以上戸部郎中戚綸二首

漆雕徒父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
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壤駟赤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振衣鄒魯。言
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以上工部郎中陳彭年二首

商澤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寵
雎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荐臻純嘏。

以上主客郎中刁衎二首

石作蜀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爲學徒。登
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迺殊。

任不齊　荊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
適長岐、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以上陳充二首

申棖 洙泗之秀、横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逝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公良孺 子幼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編式叙

以上行右司諫張知白二首

奚容蒧 雍容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横經、魯堂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勅、皇錫信圭、洙泗改色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紳一首

句井疆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壘慶、儒術攸先、徹侯疏爵、闕里之賢

申黨 猗歟子周、龜蒙毓秀、昔參八九、今逢三暮、淄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

以上刑部員外郎査道二首

公祖句茲 子之生、曾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童甫、非聖弗言、惟道是與、于古而下、俾侯齊土

榮旂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茲害、微言服勤、格于我宋、侯封是新

以上祠部員外郎梅詢一首

縣成 異能之士、孔徒寔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富哉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以上祠部員外郎石中立一首

燕伋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洊源、皇澤斯被

鄭國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以上行太常博士陳知微二首

秦非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施之常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以上太常博士王隨二首

顔噲回也庶幾諸顔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
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齊君子攸宜

歩叔乘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
仍爰處函丈是新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以上太常博士張象中二首

顔之僕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
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以上行太常博士崔遵度一首

叔仲會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必
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需澤儒宮

顔何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恢張文德孝悌
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以上太常博士劉鍇二首

狄黑矯矯子晳求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
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邽巽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
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

以上行太常博士姜嶼二首

孔忠賢哉先生聖師夫子道貴希聖聞斯行己闕里
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以上太常博士王隨一首

有若人禀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温温其容兩端
發問末啟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以上行御史中丞王嗣宗一首

秦冉惟聖享天陟于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允矣
君子宛兮清揚式賁光烈錫諸衮章

以上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曹卹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紳一首

秦祖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必梁寵爵

以上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左人郢 伯彼臨淄江行稱賢睎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室戸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以上祠部員外石中立一首

公西輿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縄慶敷文德𡚁享侯封永光廟食

以上集賢騎都尉范雍一首

公西蒧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視蒧惟肖蒧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以上太常寺丞劉筠一首

琴牢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依紀非義罷帛崇名爲美銘藏益封用旌君子

以上太常寺丞宋綬一首

廷臣分撰先儒贊

左丘明 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給事中丁謂一首

公羊高 高也解經辨惑成服學宮所傳齊名左轂追奬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翰林學士晁迥一首

穀梁赤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並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翰林學士李宗諤一首

伏勝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書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乞里

兵部員外郎楊億一首

高堂生 秦曆告窮炎靈啟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勤封告成式昭餘裕

戶部員外郎周起一首

毛萇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興學求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比部員外郎王曾一首

孔安國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宗永世纘像廟庭聿章善繼東延受封是爲褒異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杜子春 三川之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刑部員外郎查道一首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宗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共喻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米芾孔子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孔子大哉

孔子

前人聖檜贊 煌煌東皇養自日御元氣昭道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性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
糺治亂如一夕百代下蔭圭璧

蘇軾孔北海贊并序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曹則曹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曹若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備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曹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尹復秦孔子小影贊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若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無得而名言

元

元明善手植檜聖像贊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宜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龍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為贊云 一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

浩浩其天是何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甄曩佳台謁廟贊 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泝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木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皇明

趙伯善撰祭酒孔環夫贊 德容渾涵兮丰神秀整木上公兮歷敭臺省瀛洲辟雍兮斯文詞外轉爵世兮尚華晩景發而不朽兮名垂文求丹青莫狀兮靈臺炯炯於以仰聖人之後兮彷彿又得見乎小影

湘王尼山贊 尼山巖巖魯邦是瞻降靈自母孕聖歸男既驗以形遂徵以名一誠感格萬古文明

北地李夢陽夫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廢知命獲麟竟悲已誑道信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天水胡纘宗夫子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五十八代孫公璜顏母山贊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寒泉廟開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廬陵陳鳳梧聖賢道統贊

孔子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義皇源啓洙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顏子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曾子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子思子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孟子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附太史公世家贊

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一按史記孔子世家詳哉其言之矣此志編年紀事業已備載故不重刻敬錄此者謂足以祖百家之贊辭云

銘辯

唐 章表微麟臺碑銘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陵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事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矣天子之尊存乎位號周公之封用四代之禮樂淳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覩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迺綴絕緒申舊章發其禮文酌為典憲挈五常之龜鑑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衰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褒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霸國之輔下無陪臣之

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後者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賤夫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二月表徵以滑之從事使乎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塚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偶傷麟出而非時徘徊周道迺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寔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道尊苟或乖辰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寖廣秦封益後牆初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時麋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宋 王禹偁魯壁銘

在天成象璧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文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魯曾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焆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爲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臯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

殼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彼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羸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盖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盖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毁斯文俾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一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爲盧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石介撰道輔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兇暴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眞武像下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擧州之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無異焉郡刺史洎州內外遠近庶民瑠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劒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正卯戮孔法擧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肯刑明鞫董偃折張禹劾梁冀

漢室文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
振惟蛇死妖氣散意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
笏豈徒爾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
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
緒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
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
廟堂之上無邪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
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
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
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
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妖淫公之在
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
識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金)高德裔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夫聖人孰
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　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爲
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須聖檜銘　茲檜之榦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
于泉是爲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
曰歲二千氣芬而遠色殷而堅誰謂崑崙良玉以瑱
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苗乎麗閭
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
粤若二祀蔥蔥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全朏朏其仁
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皇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
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
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
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夷則然矧我中國
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
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
此事茫昧書則眞有有堂載新其固其舊聞樂知德
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易昔堂在東今堂在西

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宋)羅璧孔子師老聃辯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老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書多駕空寓言將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挽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稟而問禮老子二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擯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

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美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泒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衞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甚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洪邁有若辯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

略等此文可笑也

元羅泌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盖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太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窮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閒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濵也地有孤桑千尋盖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

雲陽氏雲陽縣今隸耀州甘泉宮即武帝之太畤顓
頊繼少昊也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
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
闕故顔莚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盖以定四年傳封
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
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捨
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
墟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皇明 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
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
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
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
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
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
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月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
穀梁異杜預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

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
爲二十二年者盖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
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
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
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
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
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
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
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
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
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
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
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
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
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
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
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
氏專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

文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
子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
馬遷固古今良史則其時又後于穀梁公羊二百有
餘歲矣故其圖鈌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即是而知孔
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
長厤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
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
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世家謂己酉爲己卯
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四
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于考據宋之大儒博文該識
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
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楊虎
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臣于衛然後得
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
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
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
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
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

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
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
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
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
多夫言行且不得眞者居多而況于年乎曰洪興祖
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若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
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擧前後以
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
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又
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
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節爲十一月若可乎曰亦非
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
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
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
予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
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

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歳也是歳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歳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日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得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緣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兵況孔子封王辯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失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負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時而其教實垂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尊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

也故曰雖切諂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者有曰孔子者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毎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抯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憾也懼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辭賦

【宋】鮮于侁告孔子廟辭

曲阜兮遺墟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泝潺湲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爲疑羗紛紛其妄作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顛六藝之爲折衷兮取舍縱橫而協于道後世苟輕肆于胸臆兮必遽貽于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履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忘之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衮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爲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瓊瑤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皇明】李傑弔聖檜辭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

大夫聞之罔不歎惋且曰廟貌修復我
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
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唐復榮于
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
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是
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
元三十一年復生予故處教授張頊爲銘以識之今
所變者卽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
辭以吊之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
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
纏廻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
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
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
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
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
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迨靈甫之既零兮
萌櫱勃乎其奮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
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喬宇孔林辭有引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
命禱雨于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拜聖林感而賦
此一鬱鬱喬林上蔽空兮環抱數里靈秀叢兮於惟
先聖歸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蔭庇後人澤
無窮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一以上辭三首

魏劉禎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
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巃嵷峽北紫金
揚輝於鴻崖氷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于氣
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棟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
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陵彌阪域夏蕩攢包勁條並
殖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影各有彝倫類首華
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
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
揮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
和顏揚眸聆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
顧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
三七天漢指隅胥被禊國于水游緹帷彌津丹帳

覆洲盖如飛鶴焉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
巋其隆崇文陛獻其高驤聽迅雷於長徐若有聞而
復亡其囿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帯石垠文
隅瓊岈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威教民郎戎講
習與詩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殞殪羽族殲剗墳
崎寒畋不可勝録

唐 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益宮於孔氏壊宅於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

有六律五音之美清冷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
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
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
感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
掘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
金也振春容而無闕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惜惜撃
石如荷蕢之初聞者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
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
乎在齊之月廻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如始繹
如心方啟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

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
德蔵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
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簨簴無覩固
可掩歌鍾於二四配莖英於三五及夫鏘爾樂闋油
然思深覩奧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革心豈不以
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皇家始崇儒禮莫先
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播乎
樂府之盛

王嵩尊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
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尚傳從

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歴近王近霸年止幾
徂幾遷任往迴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遠矣物
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損消乎俗遠聖
賢教遺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煢煢以光澈下
冪冪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
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啟以褒
貶垂以典墳必藉茲器用成斯文盖石固而人往亦
事存乎硯云至方質圓形錮模龜首雕飾爲用陶

甎可以久横彩烟不絶添緑水而常有豈如石馬斯爲不朽昔偶宣文厥容伊何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别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柳垂先哲攻文後成明秉筆以當簡愧含毫而頌聲

將凝壞宅得書賦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隳秦之旦見亡秦焚滅之餘卜數仍爲繚垣時之潜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曾修宮掖將窮下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於暗壁悲失其宅也人亡道窮削跡於中尼隳而作階鈌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圬墁殷周將喪之文存於培塿於是升彼堂兮棄諸簡焉信遺宅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樓臺剗榛蕪而砣若餓聞金石拍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潜聽追踪輟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隳古而榮今庶立禮而盛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於焉有之不廣其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蹟全隳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闡闕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有得

皇明　長沙李東陽奎文閣賦

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瀰漾兮爭巃嵸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檻前暫徘徊兮戸外殿庭兮嵬峩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檻兮煨燼紛瓦礫兮浮瀘及輪奐兮鼎成藹冠裳兮咸萃覽舊跡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星懷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覩羹墻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

壁恍金絲兮魯壁感春秋兮絶筆憶詩禮兮趨庭存
奇文兮籀史脫盾談兮秦坑精神鬼兮訶護闕山川
兮精英乃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
不可以數計文奚問兮何名幽弁兮青兗湫宮墻兮
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爲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
生兮未晩遡秋霄兮愈泱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
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滿
睫遺蹤兮可攀尚頹波兮在挽噫嘘嚱靈有地兮傑
有人賢有家兮國有賓下后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
離塵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聞豈徒析
蟲魚兮隱義辨豕亥兮疑真訝甫桌兮天半降青藜
兮夜分盖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埏占聚緯
兮周辨聽環橋兮成均殆將與兮吾道庶不朽兮斯
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闕之名兮並列宿而倶
在

長沙李兆先述菑賦

歳己未天降厄於斯文於是宣聖廟災燼爇所及有不忍言者

乃庚申八月雲陽李生兆先歸其妹於闕里遂獲瞻
拜遺址捧心顰額酸楚者久之既而自慰以爲宣聖
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爲貴而
聖天子方歩踵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虞之變盖
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向也若但以土偶
木刻視宣聖是亦末矣雖然服聖教者寧能恝然于
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以述菑名之其詞曰
粤自遠古之世兮兩儀混其鴻荒納元氣於橐籥兮
杳莫究其行藏天軸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拆而不抑
以揚乃構元精之秘兮鍾至質於三皇及大塊之始
闢兮群聖立乎人極世漸啓而禮樂作兮羌縷紛而
彫析至姫周而大備兮麗繁星於白日用指迷以道
言兮名物煥其可識方尋繹之可守兮既又燬於秦
熄后皇慘其紛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聖於遺周
兮恍群醉而獨醒突若起而繼絶兮闢大道於周行
眷彼青衿之學士兮方攀轅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迹
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後聖之深期兮湫莫知其來
之所從如窮谷之春兮如晦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

木以爲衡如洪濤之濟大兮尺箠驅之以東悲道擢之歌既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法于群經兮不傾以頹歷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沒世而道自存兮燭汗暗以停晷茲逢

皇明之繼統兮乃上矚乎奎光新遺金之華構兮竭意匠於宮墻方傑製以雄贍兮庶有所鼓企而不忘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盍亦求之止息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妄肆其荼毒豈彼蒼之罔聞兮抑指顧而降酷遏錄瀆而不浩兮豈灌沃之可撲肆衝突以上征兮爍紅雲而旁燭驅長風以扇熇兮蕩千金于倏忽悲棲神之肖像兮嗟復質于陶瓦絶神鬼之攜訶兮欲肆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厦或未學之多淫兮抑私淑者之昧寡將遐舉以超徃兮溯何如其爲心遊旁求之未得兮何鑽仰之可尋哭爾公于三日兮清涕黯其盈襟撤冠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修檜之亭碧兮實手澤之所存何虐焰之熏蒸兮與玉石而俱焚歷魏晉之枯荄兮曾幾甦而復新茲命脈之所鍾兮理無有乎終虫撫焦爛之故地兮洒予淚之浩臆淩淒風以興嘆兮動予心之怵惕望若巍而不極兮行若有待而卻立吒予行之無故兮胡不及乎未災徒遊鶩於疇昔兮豈無人乎往來獨辦香之不予遂兮而茲行適際其哀術斷甞而假寐兮若有夢乎其側覩光霽於彷彿兮庶羹牆之有挹聆天申之謦欬兮憫蠖蠖之誠惻被　九重之綸綍兮感玉音而增激信修復之不可以後兮答輿情之慰悅返予魄而莫留兮曾不隔乎瞬息沽繁霜而拂縕兮悵行岐之莫郎羅長跪而脫晤兮覺悲風其吹日求蠹食於遺經兮庶幾乎顧面之可識

邑人李玉子貢廬墓堂賦

天孫之南泗河之滸出魯墟之北門見皆輿之百堵堅厚墉於四周羅上腴之平楚乃有翁鬱茂密古木千章枝侵遠漢葉蔽驕陽野容兮索寞風色兮蕭森周旋訶看於文囿梵客疑蓬於鄧林門向嵬嵂兮旁達敬隧簷飛金碧兮上棟干霄駐碑立眞宗之古碣

我文六百八十

闕溪渡洙水之石橋列纍纍之古塚兮憶九原於晉
疆走狉狉之鹿豕兮儼東洛之北邙詰樵牧之僮豎
兮然後天涯遊子始一一而得識厥自周末文宣聖
父馬鬣荒阡傳從振古鳥鵲未覩其構巢荊棘不萌
於宿莽前距化臺步武而西有菴一區僅可依棲是
爲端木之考槃而鳥道縈紆猶存於故蹟想失麟角
觧紱泰嶽云頹三千抱慟七十銜哀博約息善誘之
誨狂簡失中正之裁罔不心喪守制叩地號天如無
怙恃洟泗潸然梅梅藹藹鷄斯徒跣羌三歲之既畢
整素囊而儼卷偉穎悟之後賢腸車輪而萬轉慨時
序之雖深覺綢繆之尚淺別失聲之遠朋返攬檀之
故墠爰因樹以爲屋尤草茅於鋤剪泗之波兮夜潺
潺弟子之淚兮泫盈眶而迸泉木之風兮秋摵摵弟
子之寐兮實有摽而寤擗翁仲與居兮狐狸與遊釆
蘋擷藻兮春馬復秋覽海旭之載升兮而日江漢秋
陽一翹首其如在撫墓檟之叢灌兮而日哲人梁木
胡造物之能壞吾藜羹之得糝兮猶幸陳蔡桑落之
未窮吾隹城之一眺兮喜申申夭夭恍然於凝睇之

中師之魄兮返眞於玆師之魂兮去此何之俯而傾
耳兮如聞其欬歎仰而注目兮如待其光儀月靡日
而不深于慕日靡時而不惄于思顧兎一隨其過隙
金鴉不嘗其跳九樹何聽而驅杳攏何遇而悲壇且
其流離瑣尾孤苦伶仃形慰其影影弔其形負土者
聞之而報本慰雷者倣之而傚誠高誼薄雲夫百世
以來齒兮夫陳相之伯仲酸悲聯夜月千載而下僅
獲夫靈武之侯程方其竭五內之赤忱澶三朞於再
浹並青松與幽篁不改柯而易葉夫然後割恩以義
梓里言旋徑就荒而委之於風掃牖不墐而付之於
蛛懸伊蝛兮出潛自得螢火兮高下空燦是室也奥
窔特可容膝稀疎不過數椽方之周廻數里雖若遠
讓夫靈光之巨麗至若流芳萬禩斯文盖擬諸獨存
之巋然可嗟乎夫子之聖固百世以前知胡爲乎顛
倒衣裳但預料夫後世之男子而視学猶文曾略不
及復有身後之顏淵

闕里誌卷之十一 終